

# 宋慶齡借動「三毛」救貧童

## 名人軼事

抗戰勝利後，宋慶齡將保衛中國同盟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（中國福利會前身），由重慶遷到上海，並繼續擔任主席。1946年10月，中福會開始在滬西、滬東、虹口的貧民區建立兒童福利站，此係融教育、保健、救濟工作於一體的文化福利機構，內設識字班、圖書室、保健室和營養站，旨在救助貧苦兒童、培育未來新人，不到三年受惠孩子就達數萬人次。但隨着局勢急劇變化，中福會原有的海外經濟援助大部分被阻斷，而社會上貧困兒童則越來越多，這使宋慶齡十分焦慮。宋慶齡為了比較穩定地解決救助貧困兒童的經費來源，就設想運用「三毛」的影響力創辦「三毛樂園會」：凡能每月捐贈3銀元（一個孩子每月基本生活費）救助一名貧困兒童，可成為「三毛樂園會」會員；每月能出資救助5名貧困兒童，可成為榮譽會員，所有願意出錢捐物的都是「三毛」之友。

### 創辦三毛樂園會

張樂平自1947年6月開始在上海《大公報》登載的連環漫畫《三毛流浪記》極受歡迎，這部「中國式的《苦兒流浪記》」是對黑暗社會的血淚控訴，其中的流浪兒童形象「三毛」已家喻戶曉，並產生震撼人心的藝術魅力，以致常有讀者寫信、匯款、寄衣物到編輯部，希望通過報館去救濟貧困兒童，甚至還呼籲成立「三毛幸福基金會」。為此，擔任上海《大公報》總編輯的王芸生表示：「《三毛流浪記》不但揭露了人間的冷酷、殘忍、醜惡、欺詐與不平，更可寶貴的，是它還在刺激着每個善良人的同情心，尤其是在培養着千千萬萬孩子的天真同情心！」1948年10月，崑崙影業公司在滬將《三毛流浪記》改編成電影（陽翰笙編劇，趙明、嚴恭導演，王龍基主演），該片調集了趙丹、孫道臨、黃宗英、上官雲珠、吳因、林默予、刁光覃、朱琳、關宏達、中叔皇、沙莉、奇夢石、蔣天流、林榛、黃晨、石炎、汪漪、王蓓、丁然、王公序、張鳳琴等上海大部分影星，他們都心懷願為一個無名的小演員做配角。因而，宋慶齡以「三毛樂園會」來推動各界關注貧困兒童，堪稱是個創舉，也切實可行。

1949年1月下旬，宋慶齡委託馮亦代及其夫人鄭安娜出面，誠邀張樂平在上海賽維納西菜社見面，請他一起舉辦「三毛原作展覽會」，為籌備「三毛樂園會」開展宣傳、籌措資金。張樂平聞訊馬上應承，正在病中的他僅隔數日就拿出方案。宋慶齡看後挺滿意，立即答覆了在嘉興療養的張樂平；他為了進行準備，迅速來上海，在一個月內趕畫了30幅「三毛」水彩畫供展覽會期間用於義賣。當時，宋慶齡也曾購買《三毛流浪記》推薦給外國小朋友，查《宋慶齡書信集（續編）》可知，她在同年春節用英文寫給秘書王安娜（王炳南的夫人）的信中提到：「我喜歡三毛的漫畫。辦公室派人給我送來時，我沒有時間看，於是當時就還回去了。因為我不想讓別人需要的時候自己佔着。希望你懇請埃迪（宋慶齡的外國友人）為我買6本

，我想寄給國外的小朋友。」當她收到王安娜代買的書，又回信說：「感謝你的來信和三毛畫冊，但是你忘了提及它們的價錢。請務必告訴我，否則我將難以再請你幫忙。」另外，宋慶齡還通過報刊公布了創辦「三毛樂園會」的宗旨及章程。

### 張樂平帶病趕畫

3月底，「三毛原作展覽會」在外灘滙豐銀行（今上海浦東發展銀行）禮堂進行預展，邀請相關人士參觀。宋慶齡熱情地把張樂平請到自己的身邊，以地道的上海話進行交談，並讚許道：「張先生為流浪兒童做了一件大好事，真該謝謝您，全國的三毛不會忘記您！」隨即，宋慶齡又用流利的英語把張樂平介紹給來賓；當外國朋友向張樂平發出提問，宋慶齡親自幫着翻譯，使他漸漸消除了原有的拘謹。這天，有位蘇聯駐滬記者因深受感動，當場要求以800美元買下一幅《苦三毛拉黃包車》。預展將結束，宋慶齡再次致謝時，張樂平感動地說：「這是我應該做的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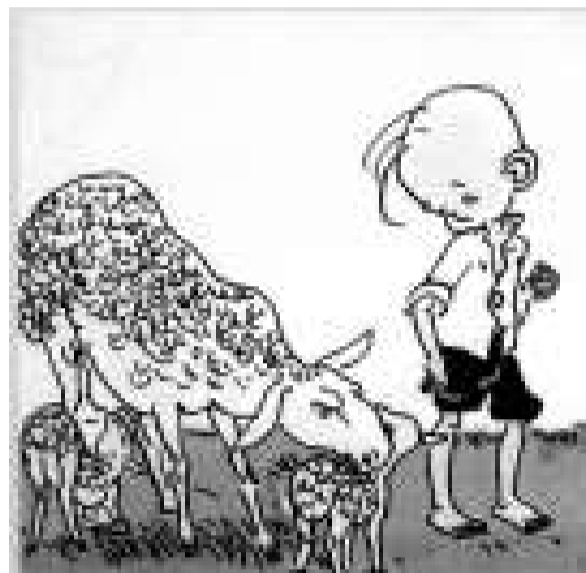
4月4日，「三毛原作展覽會」在南京路大新公司（今上海第一百貨商店）4樓正式展出，宋慶齡親自蒞臨。張樂平在《我怎樣畫三毛的——為「三毛義展」寫》中激動地說：「十五年來我畫三毛，我忘不了開始時的孤單和寂寞，但現在卻有着成千成萬識與不識的朋友結伴而行」；「孫夫人主辦的兒童福利會（應為中福會），為了救濟跟三毛同一命運的小朋友們舉辦「三毛義展」。我抱歉我的作品還沒有成熟，特別是三十張彩色義賣作品，都是在病中趕畫的，但是想起千千萬萬的三毛們因為孫夫人這一義舉而得到實惠，作為三毛作者的我，還會有比這個更快樂的經驗麼？」當時，20多家上海民營廣播電台都推出特別節目，用國語、滬語和粵語播出展覽會實況；著名話劇演員尹青同情「三毛」，義務擔任現場播音員，廳裡不時回響着她那極富感染力的聲音：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救救「三毛」！」中福會第三兒童福利站派出幾個「小先生」作為「三毛樂園會」志願者，到這裡幫助維持秩序、收門票，請參觀者留言。展覽會展出《三毛從軍記》、《三毛流浪記》原作300餘幅，它們深深吸引了大家；那些用於義賣的「三毛」水彩畫，以及張樂平精心設計的「三毛樂園會」紀念章和作者親筆簽名的《三毛流浪記》單行本，則都被踴躍認購。展覽會為期6天，展廳裡觀衆如潮，熱鬧非凡，第一天參觀者就接近2萬人，並有40餘人捐款加入「三毛樂園會」。展覽會共籌得3206銀元（其中義賣畫稿收入1291銀元），收到一批書籍、文具、衣服、藥物，成果豐碩。宋慶齡在活動結束後，特意致函張樂平，祝賀他的作品展覽獲得成功。

### 三毛展覽會獲成功

嗣後，宋慶齡在百忙之中，依然一直牽掛着那些四處流浪的孩子；為動員大家繼續援手現實生活中的無數「三毛」，中福會兒童劇團編演過《三毛流浪記》話劇和木偶戲。在慶祝解放時，影片《三毛流浪記》還隨宋慶齡參加了為慈善事業而舉辦的義演和募捐活動，與之一同推出的



張樂平作品《三毛流浪記》是對黑暗社會的控訴。年輕時的宋慶齡。



還有張樂平的「三毛」漫畫冊和漫畫卡，所有收入後來全部捐獻給了上海、南京的兒童福利院。

建國初，宋慶齡為了向孩子們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糧，創辦《兒童時代》，張樂平對編輯工作給予熱忱支持，提供了優秀的美術作品，他的《三毛外傳》會連載於此；上世紀80年代，《哈哈畫報》誕生，他長期擔任顧問；並參加過刊物的活動。1985年夏，張樂平在獲得「中國福利會婦孺事業樟樹獎」之際，激動得夜不成寐，他不禁又想起宋慶齡籌辦「三毛原作展覽會」和親切致賀的情景，並為所珍藏的那封信在「文革」動盪中遺失而惋惜；更憶及昔日自己患重病時，宋慶齡專門派人送來特效藥和營養品的往事……

原載《人民政協報》

## 秦怡：偉大的母親



老年的秦怡風采依然

### 精彩人生

詩人泰羅有句名言：「誰在我跌倒的時候將我扶起？誰對我講美麗的故事？誰給我創痛的地方一個吻？——我的母親！」秦怡就是這樣一位母親。

在秦怡的小皮夾中有一張兒子金捷3歲時的照片，照片上的金捷十分可愛：一張特別善良憨厚的胖乎乎的小臉，耳朵有一點點招風，眉宇間有些許不易察覺的淡淡的憂愁，甚至還有點深沉。後來秦怡才覺得，這或許是兒子發病的原因。金捷從小性格內向，父病母忙，家中老人愛他、關心他，那更多的是在飲食起居方面。他小小心靈中有着許多豐富而零亂的思緒，卻無人了解和幫助排解。自金捷16歲發病後，秦怡一直把這張照片放在小皮夾中，帶在身邊，經常拿出來看看。如今照片已經發黃變舊，秦怡也很長時間不去翻它，因為「小弟」快成為「老頭」了。

83歲的秦怡已是一位祖母級的人物，理當兒孫繞膝，盡享天倫之樂，可56歲的兒子還像個孩子，穿衣吃飯，打針餵藥，洗頭洗澡，樣樣要秦怡動手操勞，她無法擺脫一個做母親的責任。

無論是友人採訪還是記者到家裡採訪，話談到一半，秦怡會突然說聲「對不起」，然後發出如下的呼喊：「小弟，該吃藥了，今天天熱，吃的時候倒點涼水，當心別弄翻了！」

「小弟，早上吃糰子，吃得慢一點，糯米的東西不容易消化！」

80餘歲的母親關照近60歲的兒子，殷殷切切，一片憐愛之情。

有時，則是金捷進來打斷談話，秦怡同樣會抱歉地向客人說聲「對不起」，然後等着兒子說話。「媽媽，今天天熱，等會兒你幫我洗澡。」

「媽媽，晚上出去吃飯，穿這件衣服好嗎？」

小弟身高1.81米，體格魁梧，臉盤、身架像年輕時的金焰，說話的神態口脛，是一個孩子對母親的依賴。

此情此景，凡親眼所見、親耳所聞者，無不感慨。

上世紀60年代中期金捷開始發病，至今整整40年。40年中所包含的全是瑣碎的、日常的和煩惱的事；是理不清、做不完和說不盡的事；是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想做也得做，不想做也得做的事，可秦怡從無怨言，只要能讓兒子健康地活着，她什麼事都願意幹。

秦怡這樣，是因為金捷是一個無法治愈的精神病患者。

1965年5月，讀初三、準備高中中的金捷突然發病，送到醫院檢查，醫生診斷是精神分裂症，潛伏期已經很長，無可挽救了。

金捷住進了精神病院，吃了兩個月的藥，症狀有所緩解，秦怡讓他回到家裡繼續吃藥，最後效果不好。

金捷從醫院回家剛一星期，秦怡就不得不丟下兒子到市郊川沙縣參加「四清」。「四清」結束後回到上海，她查出患了腸癌，立即住院手術。腫瘤切除剛出院，「文化大革命」就開始了。從此秦怡厄運不斷，抄家、陪鬥、隔離、審查與「五七」幹校，前後歷時五六年。最困難的時候，母親去世，金焰也下了幹校，家中整個兒亂了套。金捷無人照顧，藥吃吃停停，病好好壞壞，秦怡的願望徹底破產了。

1978年，金捷的病再次轉型，從憂鬱型轉向狂躁，一發作會手舞足蹈，到1979年便開始動手打人了。

1980年和1981年，金捷間歇性的狂躁發作越加頻繁，打人的事經常發生。

1981年國慶節快到了，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，金捷的病情基本穩定，醫院同意節日期間可以回家過節。「媽媽，我好了，你讓我出院吧，出去後再不要進來了，我保證今後不會再打人了。」秦怡看看兒子，心裡酸酸的。

1981年底，金捷出院了，秦怡越發精心照料。奇迹真的發生了，從那時到現在，20多年過去了，金捷的病情一直穩定，再沒有發作過。

現在，兒子每天要吃3種藥，一種治療精神分裂症，一種治療糖尿病，再一種是補鈣和養腎保健藥，一天三次，不能停也不能亂，秦怡記得清清楚楚，到時就提醒督察兒子服用。

經年累月的相依相伴，金捷養成了什麼都依賴媽媽的習慣。秦怡不在，他心神不寧。秦怡回來了，他馬上迎上去說：「媽媽，你回來了。」說完再回到自己的房間。

生病的時間長了，50歲以後，金捷的注意力越來越不能集中，看書看報最多看一行，看電視只能看一二分鐘。偶然間，秦怡發現兒子愛在紙上亂塗亂畫，「他會不會對畫畫感興趣？」秦怡忽發奇想，試着請一位畫家上門教畫，讓兒子有事可做，生活過得充實一些。

金捷學畫的興趣越來越濃，稍有閒暇，他提着水桶，秦怡幫助背着畫夾，母子倆一起到公園寫生。金捷畫好一幅作品，秦怡認真欣賞品評，一幅一幅保管收藏好。

2002年5月的一天晚上，上海波特曼大酒店舉辦慈善拍賣活動，秦怡帶着金捷一起參加，同時帶着金捷畫的一幅水彩畫《衡山公園》。最後，中國特奧會慈善大使、國際影星施瓦辛格（港譯阿諾·舒華辛力加）以2.5萬美元獲得此畫。

隨後，記者採訪了施瓦辛格，當有人問他為什麼願意出這麼高的價格買《衡山公園》這幅畫時，他動情地說：「秦怡是一位偉大的母親！」

秦怡的老朋友吳祖光生前曾對秦怡說過一段話：「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敢精神，身上傷痕累累，而你依舊美麗，風采襲人，還是保持着樂觀豁達的人生態度，真不愧是一位好母親。」從某種意義說，秦怡的後半生是為兒子活着。因此，施瓦辛格說得一點不錯：秦怡是一位偉大的母親。

摘自《跨越世紀的美麗：秦怡傳》作者唐明生

## 中國「老紀特」郵票廠銘

懷舊堂主

有些集郵愛好者，喜歡收集帶「廠銘」的郵票。也就是在郵票邊紙上印有印刷廠名稱的郵票。廠銘乃郵票版銘一部分，它提供了郵票的重要研究資料。尤其是中國的「老紀特」郵票。前文略有提過「紀」、「特」兩種郵票。

「紀」是指「紀念郵票」。「特」是指「特種郵票」。「紀」後來給「J」代替了。「特」後來給「T」代替了。因此，「老紀特」郵票，便專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「老」郵票。從1949年10月至1967年3月，中國發行「紀」、「特」郵票中，印有廠銘的有149套，共667枚。其中，印有廠銘的紀念郵票為96套，302枚。沒印廠銘的紀念郵票為58套，192枚。

印有廠銘的印刷廠共有八家，分別是：上海商務印書館、大東書局上海印刷廠、華東稅務印刷廠、大業印刷公司、上海人民印刷廠、上海市印刷一廠、北京人民印刷廠營業分廠、北京郵票廠。

另外，還有三家印刷廠參與了「紀特郵票」的印刷，但卻沒有在郵票上印廠銘，分別是：北京中國人民印刷廠、北京人民印刷廠、中國近代印刷公司。

圖為印有「北京郵票廠印製」的「魯迅誕生八十周年」紀念郵票，1962年2月26日發行，編號：紀91，全套1枚。



## 林海

老舍

### 散文欣賞

我總以為大興安嶺奇峰怪石，高不可攀。這回有機會看到它，並且走進原始森林，腳踩在積得幾尺厚的松針上，手摸到那些古木，才證實這個悅耳的名字是那樣親切與舒服。

大興安嶺這個「嶺」字，跟秦嶺的「嶺」可大不一樣。這裡的嶺的確很多，橫着的，順着的，高點兒的，矮點兒的，長點兒的，短點兒的，可是沒有一條使人想起「雲橫秦嶺」那種險句。多少條嶺啊，在疾駛的火車上看了幾個鐘頭，既看不完，也看不厭。每條嶺都是那麼溫柔，自山腳到嶺頂長滿了珍貴的樹木，誰也不孤峰突起，盛氣凌人。

目之所及，哪裡都是綠的。的確是林海，群嶺起伏的林海的波浪。多少種綠顏色呀：深綠、淺的、明的、暗的，綠得難以形容。恐怕只有畫家才能描出這麼多的綠顏色來呢！

興安嶺上千般寶，第一應誇落葉松。是的，這裡是落葉松的海洋。看，海邊上不是還泛著白色的浪花嗎？那些些俏麗的白樺的銀裙，不是像海邊的浪花嗎？

兩山之間往往流動着清可見底的小河。

## 姓氏的起源

### 華夏風情

代與先秦相比，姓、氏漸融為一體。特別是氏的功能，很大程度上被淡化、甚至被忽略。這一點在大史公司馬遷著《史記》時，表現得非常明顯，如：孔子，字仲尼，姓孔氏。劉邦，姓劉氏。

姓氏代表的是社會關係，而「名」才是個人的代號。根據《禮記》所載，成年人的「名」是不可直接稱呼的。因此，另外還要取「字」，以供他人稱呼使用。一般取「字」時，習慣作法是配合「名」的含義，往往有互補、互釋或意義延伸的作用。

在取名時，常會寄予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在裡面。有以「德」命名的，如明代陽明先生王守仁，字伯安。有「見賢思齊」的，如漢代司馬相如，因崇敬敬相如而得名。宋代人的名字裡則多有「希顏」、「望回」，是對顏子的仰慕。而自古到今都罕見「慕築」、「景紂」之類的名字。

姓，因含有特定的意義，所以輕易是不會改的。但出於種種原因，改姓的情況卻常有發生。有因為得到賞識而被皇帝或主公重新賜姓的，有為了避重要人物名諱而改姓的，有因為家族避難、或是躲避仇家而改姓的……其中值得一提的，有一支人群的改姓，是緣於對信仰的摯誠，即僧人改姓「釋」。

佛教最初傳入東土，出家僧人有的保留原有姓氏，

有的隨師傳姓。而西域來華的僧人也有改漢族的姓，以音譯為主，主要依照佛教裡一些有標識性意義的字。比如，有的用地名，有的用佛、法、僧等字眼。後來，東晉道安大師首先提議統一以「釋迦牟尼」的「釋」字為天下僧人的姓，得到佛教人士廣泛認同。於是，漢傳佛教的僧人出家都以「釋」為姓，而放棄了俗家的姓。因為這個倡議的普及性，後來僧人之間往來，只需「通名」而不用「報姓」了。

摘自「尋根之旅公益網」



「氏」的造字屬於會意，由「女」和「生」組成，意為女子所生，生而有姓，姓代表氏族的血統，最早起源於母系氏族社會